

【美國】簡評民主黨彈劾Trump

2019-11-08 01:43:00

原文網址：<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30659220>

這件事背後很簡單，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並不足夠寫一篇文章來討論，本來我在等讀者留言發問，但是第一個問的是私下送電子郵件來。剛好最近我和小孩一起感冒，沒有什麼寫作，所以乾脆把給他的答案暫時列在這裏，供大家參考。

他的問題是，曹長青寫了一篇文章（參見<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worldnews/usa/20191107/1218987.html>）說這個彈劾案是美國左派因為Trump在政策上言出必行，所以憤而找藉口報復。其實這兩點都和事實相反，詳情請參閱以下的回答：

他對美國政壇瞭解不夠，所以得到相反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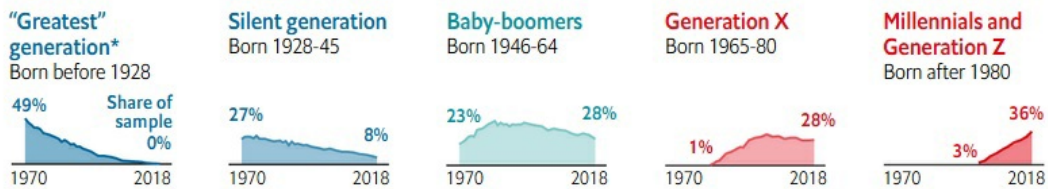
美國現在的問題是，和台灣一樣，兩邊已經不是真正在討論政策在經濟上的得失，對任何議題的反應完全取決於身份認同。Trump因為個人在德和智都是極為惡劣，並且專顧討好40%最愚蠢、最自私的白種賤民，使幾乎所有的大學程度選民都不再願意和他們講理，年輕人甚至開始懷疑資本主義體制（因為Trump這麼蠢而且惡劣的人，也能成為大富豪，然後當上總統，那麼顯然所謂的“自由競爭”並不是公平合理的），這絕對是超過政策方向意見不同的作用。

民主黨只控制著眾議院，他們並不全是笨蛋，像是議長Pelosi就非常清楚搞彈劾絕對過不了參議院這一關，徒然幫Trump激勵支持者，所以她原本一直壓制著彈劾案。現在終於開始搞，是因為烏克蘭這件事證據確鑿，這麼鬧一鬧，民主黨可以爭取到的中間選民大於共和黨能藉此而多動員的支持者數目，有利於明年的大選。

在過去這兩個月，Trump的支持率從43%降到42%，基本沒有變，但是反對率從47%升到53%，這就是Pelosi所追求的：鐵票不會變，但是那15-20%的中間派是可以用彈劾過程中的爆料來影響的，而且共和黨議員越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間選民對他們反感就越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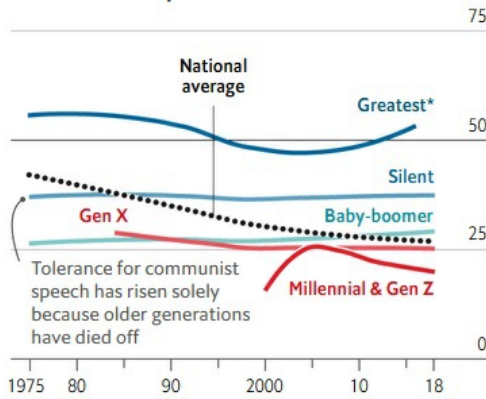
=====

從上文裏那句“年輕人甚至開始懷疑資本主義體制”，引發了留言欄裏相關的對話（不是下面這篇文章的主旨，讀者應該依照留言討論的內容，自行搜索資料），最後我提到《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參見<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9/10/31/societies-change-their-minds-faster-than-people-do>）。為了把細節說清楚，我在這裏轉錄它核心的統計結果，並做進一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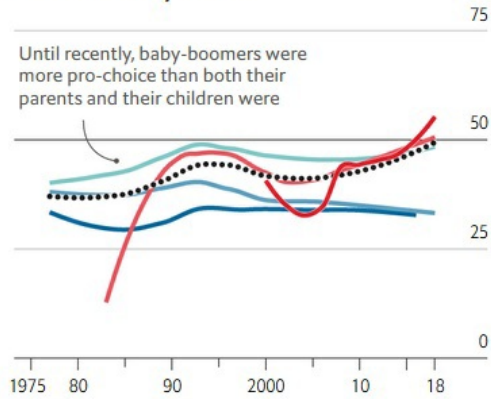


United States, % agreeing by gen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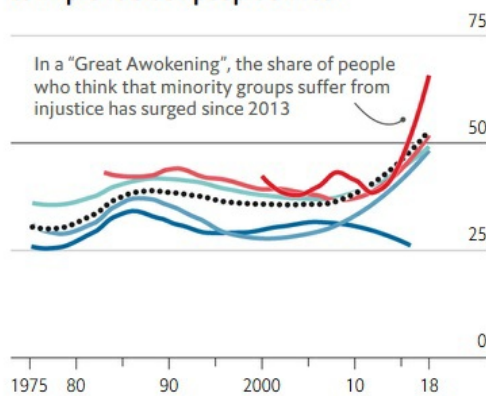
Communist book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public libr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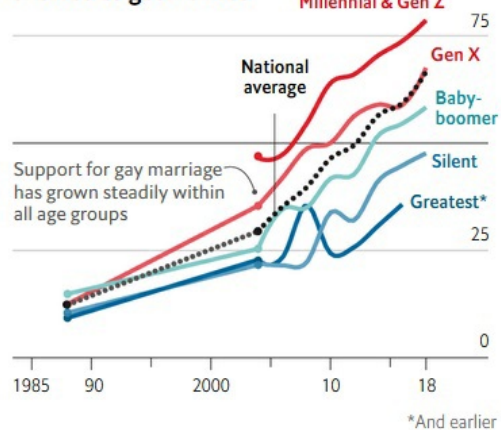
Abortion should be allowed for any reason



The government spends too little to improve black people's lives



Gay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get married



《經濟學人》的研究，是把美國人口依年齡分為五個世代，分別是“Greatest Generation”、“Silent”、“Baby Boomer”、“Gen X”和“Millennials”。圖中最上面一格，列出他們佔人口百分比從1970年至今的演化過程。

《經濟學人》的問卷一共有八個問題，上圖列出其中四個結果在過去幾十年的變化，可以看出除了右下角那個問題（“是否同意同性婚姻”）之外，個別世代的意見基本沒有什麼變動，但是全國平均（黑色虛線）卻一直向左偏轉。這是因為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是越年輕的世代越偏左，而他們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隨時間而增加；這個效應，在左上角的問題（“是否應該禁共產主義書籍”）最為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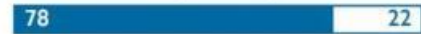
事實上，全國平均主要受世代之間占比的變化還是世代自身的演變而決定，是可以統計分析的，下圖列出這個分析的結果，藍色條塊是人口比例變動的影響，空心的白色條塊則是世代自身的演變：

Share of change explained by: ■ Changing demography □ People changing their views

Communist book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libraries



Interracial marriage is wrong



Working women can be good mothers



Abortion should be allowed for any reason



The government spends too little on black people



Men are better at politics than women



Gay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get married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我以前曾經說過，一般人在35歲之前，三觀就已經完全固化；上面的八個問題，顯示的是在美國主流媒體疲勞轟炸幾十年之後，先天就偏民主黨的人口群體所做的反應，所以白色條塊頂多只能佔到一半左右。

16 条留言

Fanboy

2019-11-08 04:14:00

王先生您好，这个白种贱民用词我个人觉得有点危险。不知道您这里除了指这个群体经济和知识水平特别低下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用意？传统来说贱民的最大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地位最低。在美国的白人，社会地位终究不是最低的。

“

我在談英國的時候，“賤民”指的是“Plebs”；在說美國的時候，則是“White Trash”的翻譯，我想“賤民”至少比“垃圾”還好一點。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白種人當然是高高在上，但是其中有許多是完全沒有文化的，一般被稱為“White Trash”。他們是土豪重點忽視的對象，是現代共和黨選票的主要來源。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2019-11-08 10:15:00

我個人認為彈劾大戲的一個重要看點，在於民主黨撬動出的支持者會如何影響民主黨初選。Biden 出線或 Warren 出線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假設Warren真的有膽識對抗資本集團的操控)。就我所知，在民主黨初選中，建制派與大眾選民的投票權重不同，上次Clinton 就是靠著加權規則贏Sanders。目前看起來，Trump有足夠動機持續打擊Biden，以正當化自己的通烏醜事。而Warren會坐收漁利嗎？選民們又會如何移動？這是我目前看不清楚的地方，請王先生指教。謝謝。

“

選民總是非理性的居多，民主黨也不例外，所以這種事我無法斷言。不過我一直都認為Warren的機會最大；這是因為2016年的反建制潮流沒有消退，兩黨對立反而更尖銳了，Biden這種常年的圈內人兼中間派要贏得初選，並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麼樂觀。至於Sanders，他是土豪和財閥的真正敵人，所以美國這樣由資本主宰的國家，最可能選擇像Warren的假社會主義者。

magkey

2019-11-08 10:54:00

王先生您好，文中您提到了“年轻人甚至开始怀疑资本主义体制”，不知道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一

点？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都是。

顿顿共食

2019-11-08 15:00:00

在大陸，Plebs算是“P民”。賤民也可以理解為賤貨，那樣的話，white trash還不一定賤。紅脖子不少是賤貨。被坑被騙還幫著數錢那種。反自己經濟利益而行之的P民，賤民也。

“

我對現代中文裏的一些詞匯，不是完全熟悉，從英文翻譯過來不一定是讀者同意最貼切的字眼，或許我應該說“紅脖子”吧。

顿顿共食

2019-11-08 15:22:00

曹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棍子，是與Rush Limbaugh相對應的愣頭青。在台灣美國P民被洗腦誤導，只能算一次，無論如何徹底。曹等人被雙重兩次洗腦，被左右“開弓”，已經殘廢到底了。這干人也最徹底的neocon。最反動落後野蠻無知無恥的那類。去CND華夏文摘看看，那裡有許多。但他們多數並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和墮落。是賤貨但不算devious。這跟洋人neocon不同。

“

Rush Limbaugh是個不小的富翁了；美國騙子越是公開、越是離譜，賺的錢越多，Neocon也是其中一類。台灣那些人，拿這些騙術來搞選舉，還算是有實際收穫；龍應臺和曹長青這樣因為自我愚蠢而損人不利己，實在讓人搖頭。

爱妮

2019-11-08 19:17:00

其实Trump，代表最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客，很真实。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是会伪装。冷战结束后，美国搞的新自由主义其本质就是新帝国主义，通过美国式全球化，让美国大企业，跨国企业，科技和美元，金融控制全球经济，使用全球美军控制海洋，控制盟友，通过媒体控制话语权，打击俄罗斯和中国并最终解体这二个国家，这二个最大的竞争者。以使美国的帝国主义永远存在。前面二十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被忽悠，以为美式民主化就会强大，美国几乎成功了，可是，中共最终没像苏联一样，被美国欺骗，解体国家。反尔利益美国的全球化博取中国快速崛起，现在美国明白过来，可是已经晚了，有点像当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反思。从这点看，中共确实很有智慧，很有远见。

“

簡單來說，以往的美國執政者對美軍、美元和宣傳這三項霸權支柱是很愛護並且依賴的；Trump的差別，在於他完全只管國內聽眾，也就是對他死忠的那40%選民，所以霸權在他眼裏只是可以兌現花費的祖產。

K.

2019-11-08 22:08:00

. 我覺得現在的政治正確運動就是精準針對年輕人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懷疑投放的 這種做法非常聰明，不是試圖消除懷疑，而是誤導年輕人的精力，讓他們覺得一些雞毛蒜皮的【表面上的歧視】構成了社會壓迫的主要部分，從而掩蓋了真正的原因即貧富不均 讓年輕人相信，他們感到的社會不公是因為白人塗黑臉、不讓同性戀結婚、不讓自稱性別為女的男人隨意進女廁所，等等，讓他們的精力發洩在這些全然無用的領域，這樣他們就不會想到、以及還有精力去再次佔領華爾街 與此同時，政治正確發展為新型獵巫運動之後又會激起White Trash的反感，從而自然地分裂了下層民眾 理論上說，這種騙局總有一天會維持不下去，但它可能還會成功地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

是的，這一點我其實說過好幾次了，不過它特別重要，所以再重複一次也好。左派原本應該專注在貧富不均這個問題上（別忘了，所謂的“左”，正是重“公平合理”而輕“自由放任”），也就是和資本作鬥爭；白左的興起，就是資本利用主流媒體有意引導上歪路來保護

有利財閥的既有體制：一方面讓左派不務正業，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他們的傻事來引發大眾反感。

貓靈子

2019-11-10 00:28:00

民主與民粹是雙生體，為了解決民粹對真正的民主帶來的困擾，所以真正的民主國家會在法治與經濟和教育上設下多重防線，以防堵民粹的橫流。問題是民主制度下是以屬選票多寡的方式來決定政權誰屬？尤其是總統制的國家（台灣的民主制度是打著雙首長制旗號的山寨版總統制）更是贏家全拿。要政客不去動煽動民粹的腦筋？基本上不現實。要知道政客要雇用有智慧的專業幕僚來立法，做施政的thinktank，也是要錢的！哪像喊口號煽動蠢民那樣能快速有效的收攏選票？可是這麼做的代價就是會讓國家的長期利益受損，因為肉食者中固然有鄙陋者（但像川普這樣無才無德者還是少見），一般群眾中無知者更如過江之鯽，英美這樣老牌的民主國家，目前被民粹狂潮的反噬，實際有點像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後期（希特勒崛起前的狀況），對於篤信民主教的諸多蠢人而言，川普與強生的無數蠢行，還真是對口頭式民主的最大諷刺！

“

是對直選政治體制和放任資本主義的雙重否決，使英美20歲左右的這一代年輕人，緊急向左轉。上周的《經濟學人》才剛刊出一篇民調統計，發現美國民衆的政治經濟傾向呈現了三個斷崖式的層級：老年極右，中壯年是中間派，青少年則明顯偏左，而且這種政經立場並不隨年齡增長而大幅改變，主要是不同世代的教育環境和成長經驗有差異。

無知者，無畏

2019-11-10 05:33:00

左中右的分離，源自資源的掌控 王兄在回復貓兄的評論中提到，“老年極右，中壯年是中間派，青少年則明顯偏左”。這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原因實則是，不同年齡段的人群掌握著不同層度的社會資源，西方現在的老人家（70歲以上），是“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這些人大部分都經歷了辛苦創業的歷程，成功人士的比例相當高，在西方私有制下，這些人基本上控制著國家的重要資源，特別是住房，隨便一棟房子都是百萬或者是近百萬美元的資產，他們多數還擁有廣泛的其他社會資源包括店鋪和生意。西方社會隨著近70年的和平發展，本身老化和固化現象，其實也非常嚴重，年輕人的發展空間被已有的勢力（資源和權力固化後形成的階層）嚴重阻礙，房價高企，日常生活開支壓力巨大，再加上他們又沒有儲蓄的文化，一旦出現經濟衰退，大量失業就會湧現，年輕人兩餐不飽，也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隨著現代科技和生活的改善，人們壽命增長至80-90歲，這時候，兒子們也都是60左右，苦苦等待的父輩遺產始終不來（有點像Prince Charles等王位一樣，等到自己「花兒也謝了」，老女王還在），孫子輩的20-30的年輕人更加遙遙無期。你說年輕人是不失望嗎？逐步變成左派，也就可以理解了吧？更要命的是，在西方極度私有化財產理念下，老一輩從家庭角度幫助下一輩的情況極少出現，讓孫輩們看不到希望。我這裡說的，是西方普通中等階層的情況。這種情況，最少在澳大利亞極為普遍。

“

因為老世代的觀念，並不是因為老化得來，而是從小培養出來既有的態度，所以我覺得他們和新一代的主要差別，在於成長過程中，既有二戰這樣慘烈而光榮的經驗，又在戰後獨占世界工業經濟的果實，社會成員共興共榮，所以對國家和既有制度的認同自然達到頂點。後來美國的財閥撕下假面具，公然在國內外掠奪，新興的國外經濟體又瓜分了世界的工業產值，美國體制的不合理性暴露無遺，那麼受過高等教育，又有一些獨立理性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就會開始反思質疑了。

頓頓共食

2019-11-10 07:41:00

常發表這樣的簡評，應該是不錯的選項。既不會限制讀者的評論發揮餘地，也不會影響博主回復的精彩。相比之下，經常有長篇大論空洞無物或老生常談的評論。一個原因是空洞的理論和空洞的歷史和偽歷史。博主堅持的事實和邏輯，取捨與展望，建立在對真實歷史的解讀。對歷史的沒有把握，也造成對話不能建立在適當的context。談論英美政治，只做到邏輯自洽經常是最致命的。如今了解真實歷史，初學者只能讀非主流嚴肅學者文章著作。對英美主流政治民主理論理念，更不用說其歷史經濟，只能假設guilty unless proven innocent - 阿薩德總統從血淋淋教訓中得出的總結/名言。

“

一個人的心理，就已經千變萬化，研究起來遠難於任何物理系統；人文社會歷史之類的議題，既有個人的欲望和努力，也有多個群體內外的制衡和折衝，更是極端複雜。我以一生訓練出的科學態度來分析以往廣汎閱讀所得的資料，自己當然是希望能藉此精確地沉澱出事件背後最重要的一兩個動力和主流，但是這些問題實在太難，基本不可能全對。如果有

不同的意見，不要直覺地否定，仔細想想，說不定會有參照的價值。像是上周有人提議中國歷史王朝的衰落，是人口壓力造成的；我個人認為它只是次要的因素，但是算一算，它應該是排名前五的因素之一，所以拿出來討論還是有益的。

頓頓共食

2019-11-10 10:24:00

這四個議題沒一個是有關經濟。從這類議題上得到的左右之分，不等同在經濟上的左右之分。只有經濟上的分析才可靠。用政治或文化議題製造分歧，是超富及其媒體學術分裂P民的可靠方法。所謂左派，不能離開經濟議題，不能離開帝國主義議題。而文化議題上的右派或保守派，也可能是經濟上的左派或比白左較左，或更認同社會而不是更反社會。省份政治，不反社會？

“

這篇文章只是剛好在一周前出版，而且點明了Demographics對文化的影響。至於英美年輕一代在經濟上也轉左，當然另外有幾百篇報導，我以前已經說過，可以去看有關AOC和Sanders的支持力量。我的文字已經是盡可能精確簡練，要摸清邏輯脈絡，是讀者的責任。如果你覺得有異議，第一件事應該是先重讀幾次，確定自己看懂了再發言。你的發言權力暫時扣下，回去反省反省，不要因為個人的懶惰，浪費眾人的時間。

Fanboy

2019-11-11 05:24:00

我个人认为，后面补充的内容，主要还只是证明了年轻人的左倾。而 年轻人已经开始质疑资本主义 这个结论。还需要补充一个论据，来去除“年轻人的左倾已经被误导向BLM LGBT 等不重要议题上面”的怀疑。真正提出反财阀\社会主义政见的Sanders在 19-28岁 年轻人中间获得了31%的支持率，加上前面的Generation Replacement，可以证明年轻人总体开始左倾，其中大约1/3开始质疑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而回到35岁三观成型的看法，这一批的年轻人会是未来30-40年美国注重社会公平的真左翼的核心力量，如果财阀对媒体的控制和误导有所松动，左翼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大。

“

偏左偏右在社會議題和經濟規則上是完全可以獨立的兩種意見。資本主導媒體，管控專注在後者，對前者反而是鼓勵極端；這正是我反復討論過，白左形成的背後真實原因：上一次美國年輕世代大幅左傾，是60年代，所以70年代資本收緊媒體管制之後，就努力把左傾動力都乾坤大挪移到社會議題去了。現在又有一波年輕世代對資本勢力的反撲，這總算打破了半個世紀來那一套白左忽悠，但是我還是不樂觀，這是因為能做理性獨立思考的人不可能達到多數，即使經濟大幅下行，造成民眾普遍對現有財富分配體制的反感，資本手下的宣傳體系仍舊可以很簡單地把問題怪到社會和族群上，反而鼓動出極右勢力；這正是Trump所依賴的群眾，也是20世紀初極左和極右交互出現的原因。極右有利於財閥，還可以依賴和平手段掌權；極左卻必然要靠武力才有可能推翻既有體制。這個把民眾忽悠到社會議題以便在生計問題上下其手的伎倆，台灣政壇也早已自主發明，只不過他們不叫左右，而是統獨。我也一再解釋過，統獨的主動權（除了文統之外）根本不在台灣手裏，大多數選民專注其上，完全是中了貪腐政客和財閥的套路。

K.

2019-11-12 13:08:00

. 在經濟不好的時候用一定的手段爭取時間，讓民眾對經濟的不滿沒那麼快爆發，其實這不是不行，問題是爭取到時間用來幹什麼 大部分政府即使爭取到時間也只會得過且過地混過去，這樣下去問題總有一天會爆發，爆發起來會更嚴重 除非天上掉餡餅，出現巨大的紅利讓政府度過危機，這是發生過的，對美國來說蘇聯崩潰就是巨大的紅利，無論是財富上還是思想上 但是美國並未利用這個紅利期做什麼有益的事，反而由於錯誤判斷紅利發生的原因（認為原因是自己擁有人類史上最優越的意識形態），開始無節制地在國內外胡搞 就像守株待兔的故事，不可能總有兔子在樹上撞死.....特別是，後面的那隻兔子眼睜睜地看著前面的兔子撞死在樹上

“

爭取時間的前提是做不能馬上見效的深刻改革；美國在過去40多年，只見財閥努力扭轉羅斯福和詹森遺留下來的健康社會和政治體制，基本是大步倒退，時間拖得越久則退得越遠，談何改革？

大一統理論

2019-11-15 08:16:00

不懂樓主還主張羅斯福那種社會改良主義有什麼意義？那不過就是一種經濟凱因斯主義而已，改良

主義就好比主張不用廢除奴隸制度的奴隸主，只需要靠善心和慈善給黑奴低收入戶補貼就能解決問題一樣，就好比不用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印度還指望能夠快速進入工業化社會一樣，歷史上反而是革命才可能真正改變體制，因為既得利益者是無法放棄手中利益的。馬克思已經指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社會財富是由社會全體勞動者創造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想長期執行凱因斯主義和高社會福利的國家債務/GDP的比例不是一直在上升嗎？社會福利是需要高利潤率環境下才可能執行的，但是馬克思很早就發現「資本主義的趨勢是長期利潤率下降的」，正是因為西方在1970~1980年代後面臨平均利潤率下降所以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才推出新自由主義和新一輪全球化，以變把工廠和製造業轉移出歐美國家去，這才解決了利潤率下降危機以壓低他們國家的國內高工資，但是一旦暫時解決了利潤率下降，卻面臨「相對生產過剩危機」，因為工資已經被壓低而商品只能以更連家的方法銷售出去，資本家就無法獲得剩餘價值和利潤，資本主義永遠是挖東牆補西牆，改良主義就好比一個軟體作業系統核心已經累積大量無法修正Bug最高效的方法是整個砍掉重寫，而不是修修補補。什麼是相對生產過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相對生產過剩指出一個例子，當牛奶發生生產過剩資本家寧可把他往河裡倒掉也不會給窮人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條件和界線是那樣狹窄，遲早容納不下他所創造出來龐大生產力。如果認為資本家有付出腦力勞動應該得到比較高的收入，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已經發現過資本家的收入和利潤是跟資本量大小成正比的，跟他自身付出的腦力或體力勞動量無關，例如有認為資本家有經營管理的勞動這沒有區分管理所得和被動收入，一個企業CEO假如持股1%和大股東持股50%，前者得到的收入是後者1/50，但是後者付出的勞動量是零。

“

我並不迷信任任何一個個人的寫作，因為我有自己的雙眼和大腦，可以自行依事實和邏輯得到正確的結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欠缺公平合理性的批評，是到位的，但是像“資本主義的趨勢是長期利潤率下降”這樣的論述就是明顯錯誤的。我看到的21世紀被動資本投資報酬率（也就是不參與主動經營），依舊是5-8%，這和18、19世紀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實際上是，任何特定產業遲早都會飽和，然後利潤率下降，但是整體工業社會有不斷的汰舊換新，新的產業出現的頻率甚至還是隨時間而增高的。做真空管的，利潤早就消失了，但是半導體工業起而代之，所產生的總利潤遠超既往。階級鬥爭是一個更大的誤區：不論出身如何，一旦有了政權，就自然成為新的最上層階級，無產階級也不例外。不管經濟路線走的是市場還是計劃，不管掌權者來自投票、指定、還是父死子繼，他都會面對無數誘惑要侵害國家的利益以自肥，這是不可能從制度上完全防堵的，最終還是要靠個人的理想、能力和道德。政治經濟體制的設計和改革，不在於追求一勞永逸，而是盡可能提拔適任的人來居高位，然後鼓勵他們謀求公益的最大化，所以也必須時刻檢討組織自我的缺失，因應世界環境的改變而與時俱進。我已經在《讀者須知》裏面說過，拿既有的迂腐理論來說教，是浪費大家的時間。我這次是法外施仁，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那一套說法沒有在這裏討論的價值；以後再犯，我還是格殺勿論。你還是執迷不悟，我只好把你拉黑了；我的時間有限，必須兼顧幾萬名讀者，一個人想要獨占大百分比的公共資源，是非常自私惡劣的事。

游客 越雷

2019-11-15 12:14:00

大家伙还是不要这么扣字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个好习惯。比如老蒋和美国人签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里面第二条的 3.缔约双方之国民，于享受本条第一及第二两款所规定之权利及优例时，其所享受之待遇，无论如何，不得低于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之待遇。放在老蒋那时，先不管程序正不正义，仅仅这一条就够卖国了（中国产品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现在情况和1946年反过来了，美国是不可能给中国这个待遇的。类似的还有半年前有人在网上说“中国钢铁产量这几个月上来了多少多少，去产能政策已经失败了！”（也不想中国去产能是为了什么，差不多完成了就不去产能了呗(¬_¬)）顺便问个问题，王先生。中共现在的指针应该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看这几年所作所为应该是这样）。欧美，港台的普通百姓的普通百姓就算不认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先进生产力总该认同吧！王先生，能不能说说您的看法？

“

大多數民衆是愚蠢而且非理性的，尤其在被西式民主腐化之後，政治、社會、經濟議題全都被宗教化，也就是先預設損人不利己的立場和結論，然後填空出胡扯蛋的論述。

游客 越雷

2020-02-02 17:38:00

王先生，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和他的竞争对手是吵得脸红脖子粗，我有个问题想问您：特朗普和不少对手应该是朋友或者熟人（毕竟他是个富豪），当初特朗普依靠红脖子支持当上了总统（毕竟他应该无所谓考虑什么后果，就像炸伊朗将军一样，他自己得利最大就行），要是明年或者四年后川普卸任了，那他会怎么样面对那些“朋友”呢？（顺便说一下，王先生，我可能真的在家闷晕了，居然考虑起这种玄学了_(:3」∠)_）

“這種美國巨富，身邊有成打的僕從和雇員，生活的層層面面都封閉在自己的金塔裏面，朋友可有可無，他根本不會在乎。

[返回索引页](#)